

人间鲁迅

第二部 爱与复仇

林贤治著

我最讨厌的是虚伪和禁烟
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黑夜



DE58/36

第二部：爱与复仇

林贤治 著

花城出版社

人间鲁迅

1170412

人 间 鲁 迅

——第二部《爱与复仇》

林贤治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6插页 300,000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50册

ISBN 7—5360—0236—8/I·222

定价：4.90元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
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
灵，我爱这样的魂灵，
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
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一觉》

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

——《杂忆》

第二部：

爱 与 复 仇

目 录

I 最初的战叫.....	1
1 关于“铁屋子”的议论.....	2
2 狂人：救救孩子.....	8
3 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	13
4 明天与梦.....	25
5 别故乡.....	33
6 八道湾。绥略惠夫和他的影子.....	40
7 教坛上：中国小说史.....	48
8 《新青年》的解体.....	57
I 冰谷中.....	69
9 《阿Q正传》：国民灵魂的肖像画.....	70
10 可怕的“互助”.....	81
11 盲诗人和小生物的故事.....	89
12 估“学衡”。批评家的批评。女娲与弗洛伊德.....	101
18 声明：人格与艺术.....	110
14 八道湾院内的战争.....	116
15 砖塔胡同。和小主人在一起.....	122
16 《呐喊》：悲剧系列之一.....	132
17 《彷徨》：悲剧系列之二.....	139

18	西三条新居。老虎尾巴。闯“盗窟”	149
19	西安行	158
II	女师大风潮	171
20	讲台上：《苦闷的象征》	172
21	《语丝》与《现代评论》	184
22	奇袭	191
23	碰了两个大钉子	199
24	悲怆交响曲	207
25	爱情，别一种火焰	218
26	在《莽原》周围	231
27	女师大事件：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244
28	“未名”的一群	256
29	五月潮汛期：闲话。流言。新的鬼魅	265 274
30	两难中的选择	284
IV	地火	293
31	免职令：枪打出头鸟	294
32	胜利者没有胜利	302
33	姐妹篇：《孤独者》与《伤逝》	312
34	“痛打落水狗”。信的纠葛。诺贝尔文学奖 问题	321
35	三一八：血写的和墨写的	336
36	《华盖集》及其续编。虎与羊	349
37	离京种种	359
V	孤岛上	378

88	印象：有费而失了生活.....	374
39	《坟》.....	381
40	回击高长虹：夜。太阳。月亮.....	395
41	“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406
42	放火者.....	419
VI	梦与醒.....	429
43	大钟楼内外.....	430
44	香港三日.....	440
45	改造“沙漠”的工作.....	446
46	“文学无用”论.....	456
47	熔岩喷出了地面.....	469
48	白云楼：现代的隐者.....	480
49	爱就是成为一个人.....	487
50	两次讲演。一场官司。系列杂感与“包围新 论”	494

I

最初的战叫

东西方文化的撞击，
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
电闪雷鸣的辉煌时刻——
五四时期。

蛰伏成为过去。

作为传统的反叛者，
他的叫喊也许不算最早，
但是，却无疑是最清醒、
最坚实、最激越的人的
声音。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在忧愤和疾病的困扰中死去。在一个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存废，可以足够牵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脉。独夫死后，强控制的局面立刻松弛下来。权力真空出现了。于是，在北洋军阀内部和南北军阀之间，陆续出现各种各样的角逐。而这时候，自由民主的潮流，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可怕的骚动与喧哗。

中国社会，已经不复为武人专擅的世界。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崩解，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为独立的力量。科举制度的取消，最后切断了他们同官僚阶层的固定格式的联系，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稳定的附庸地位。他们重新寻找自己。外来的思想成群结队飞过中国的天空。不同方位的瞻望与追索，带来了一个共同的发现：面临的全面危机，并非仅仅由异族的铁骑所引起，传统本身才是民族变革的主要障碍。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同时开展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的斗争。这

群自由职业者，不再学他们的兄长那样，把热血全都交付火铳与枪膛。异质的观念意识直接成为掌握中的武器。就从这个相对宽松的历史罅缝里出发，一支由《新青年》杂志所纠集的先锋队，开始向现代突进了。

一代精英集中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保护了这些异端分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一场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继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旗帜。

如果说古老的封建营垒——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那么，北京大学就是它的中心。

作为现代的人，再也不可能像古代的遁世者那样，可以全然不管秦汉魏晋的更替。对周树人来说，兄弟在北大，同学在《新青年》，根本无法割断自己跟时代思潮的联系。只要听得见涛声，他是不会拒绝融化的。更何况，他从来就不具备隐士的性格。

周作人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来到北京的。

两年前，作人便有来京做事的要求，为了离开绍兴，甚至说什么科员之类也都可以做做。但是，树人没有答复。理由同劝阻宋紫佩一样，以为潮流汹涌而无立足之地的缘故。当时，朱希祖算是尽了同学之谊，介绍作人到大学里教英

文，没想到他在没有征求作人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径自回信谢绝了。直到最近，由于环境的好转，有人重新提议让作人到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他才改变了态度，等到取得蔡元培的书面答复之后，立即寄出六十元旅费，催促作人成行。

这些年来，他对时局的看法十分悲观，即使感觉到了某种变动，也仍旧以惯常的怀疑和忧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日子。

二弟到来以后，树人便把南向的居室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的一间里去。从窗门到室内诸物，作人都做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一直生不出这份近乎闲逸的情致，每天办公回来，几乎完全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

记得他从日本归国时，曾着意带走一束樱花，而今到哪里寻找那片绚丽的回忆？想不到的是，他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了。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他隐默时可以一语不发，激愤时就喝酒，仿佛立意要毁灭自己似的。夜间，不知道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往往大怒而起，拿起竹竿追打不舍。总之，在作人眼中，大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一天，树人拿来几册《新青年》，交给作人道：“听季弗说，这里面很有些谬论，可以一驳的，你翻翻看。”

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杂志，登的尽是古文，未免有点滑稽，但作人并不觉得它有怎样的乖谬。那么，何以会招惹明敏如许君的非议呢？该是用了过去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的罢？然而，二弟的看法便对么？……

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周树人想。

阴森的槐荫下，来客非常稀少。往昔的同学，只有许寿裳，张协和和伍崇学尚有过从。每逢节日，他们便带了板鸭和各种食品，让树人吃上一点“人间烟火”。八月，一位稀客出现了。

他就是钱玄同。这位东京时代的老同学，现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做《新青年》杂志的编辑。有了头一回造访，他便每隔三五天来谈一次，一谈就是半夜，谈到兴头处，主人就留他吃饭，有时则同往广和居小饮。

显然，他怀有一种特别的精神使命。

是一个初夜。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树人的面前坐下，因为怕狗，走路快了点，所以许久还有喘气的样子。

他一面翻看着桌面的古碑的抄本，一面发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树人懂得他的用意了。《新青年》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并没有赢得社会上的广泛的响应，甚至连激烈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树人想，他们该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

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希望。其实希望中国有所改革，有所进步，不也是自己的本意么？然而，无论是青年时候的慷慨激烈，或是中年以后的苍凉寂寞，而今都一一不复愿意追怀了。只是希望在于将来，又怎敢以自己的失望，证实他人之所谓实有的虚无呢？况且，自己所见的人物和事件就有限得很……

即使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么？……

当终于目送了同学的背影消融在夜色之中，周树人不免感到歉疚；聊可自慰的是，好在最后已经答允做文章了。

智慧痛苦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对周树人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大抵健忘，而他偏偏执著于过去；人们沉醉于好梦之中，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人们所见是形而下的图景，而他偏偏还要继续探究形而上的世界，那超越个人本质的同一的精神实体。从民国成立到现在，人们欢呼过多少回庆祝过多少回？在他看来，不外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民族的根柢并没有什么变化。俄国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又何其遥远，况且还不知道到底改变了些什么呢。因此，对他来说，什么文

学，什么革命，都不可能唤起如报人、青年般的热情。

至于决定给《新青年》撰稿，也无非是受了同情心的蛊惑而已。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而挣扎着前行，自己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子，使他们于寂寞驱驰间添一分慰藉呢？他觉得，自己离战士固然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的……

时间一天天趑过去了，可文章还没有影儿。

他记得，那是在一个深夜，他正伏案疾书，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新青年》的编辑，名叫陈独秀。他听说鲁迅先生对《新青年》很感兴趣，所以特地来请鲁迅先生给《新青年》撰稿。鲁迅先生听了，心里一阵激动，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问陈独秀，为什么请他撰稿？陈独秀说，因为鲁迅先生是文学界的大师，他的文章很有分量，能给《新青年》增色不少。鲁迅先生听了，点了点头，说：“好吧，我试试看。”

从那以后，鲁迅先生就开始给《新青年》撰稿了。他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在《新青年》的版面上。他的文章，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笔犀利，直指时弊。他的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青年们纷纷来信，表示要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要学鲁迅先生的样子。鲁迅先生的文章，成了《新青年》最受欢迎的稿件。

鲁迅先生给《新青年》撰稿，不仅是为了给青年们提供一些精神食粮，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通过文章，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青年们起来反抗。他的文章，成了《新青年》的灵魂，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中国是一个吃人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小说以主题的大胆，表现的深刻以及格式的特别，引起了思想文化界一批敏感分子的注目。人们于是打听：鲁迅是谁？

自从答应了钱玄同，周树人曾几次试图进入创作状态，但都被一种海洋般弥漫的情绪覆盖了自己。写什么呢？写什么呢？……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获得